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弇州續稿卷一百七十二

明 王世貞 撰

文部

書牘

南都八坐賀元馭相公啟

逌者巽書洊至渙汗頻頒當九重特達之知親書上考覃八命穹崇之寄晉領孤卿馬鬣榮施祖㫖承華之峻

秩魚軒騈集姑婦長樂之崇班茲日之李賛皇屈從齒胄他時之韋都尉無忝象賢縉紳已倍恒欣鄉國尤傳盛事伏惟其官閣下中吳孕秀東海涵靈智崇禮卑動由成性言規行矩妙合自然左氏之業就素臣仍公好惡董生之書成繁露始對天人國士無雙褎然南宮之選首廷魁第二允矣太史之呈祥再領成均多士皆其陶冶兩裁帝紀一時賴以權衡自魯連拂萊海之衣而嚴陵系桐江之禺南陽隱士獨稱為臥龍洛下兒童皆

知有司馬傳嚴特名無藉金張之援漢殿同升共推丙魏之幟清標著於平日故中夜無可卻之金白麻播於內庭而外朝減徵聲之宴上不枉道以求合下毋養交而借名人皆望之植同已排異已公不謂爾渙小羣成大羣為國則舉不避讎遠嫌則恩無歸已若水若旱必與聖人同其憂一話一言務安社稷以為悅當慈顏之底豫或少展其愁眉若睿聽之轉圜庶幾緩其歸念此益一人之有慶以致三后之協心雖臨軒之眷命有隆

而循墻之讓德彌著謂青宫一品已堅辭於達書之辰彼素絲五紽實遠踰於章甫之貴匪故奪公之守殆將仲國之經其等素切儀刑逞深踴躍惟詒功詒德自古則然而有君有臣於斯為盛皇天之産名世已過五百餘年賢者之在中書何妨二十四考

荅上襄王

初秋伏惟大王德履倍常集兹千福世貞不能事貴人退伏田野自戊寅再辱厌心世路偶有感證削跡道門

言官之謬舉與嚮者之見攻皆付之山神伎倆而已而
大王拳拳念存且以東山之出推愛友于南溟之摶致
望燕翼感悚徒切豈敢仰承惟是大幣珎箑歳賜為恒
野人煩暑盡除調饑有賴不敢不拜嘉耳後宮蘭夢聞
尚未協厚積時施且小節盃斝行當繩繩振振鄙日望
之蒙委中和軒等詩及題對謹草古體大小七章以塞
明教素不工大筆及拙於格對惟冀尊慈見亮周茂才
名士書法時義皆可觀蒙大王敎醴之惠感深刺骨併

此附謝不宣

又

下走天地長物丘壑餘生麋性莫馴蝸涎自潤雖挫名末盡或見齒於人間而削跡已深久忘機於海上不謂大王恩深篤舊宛爾楚宫之穆生志切憐才念兹梁苑之枚叔歲釐命使躬賁王綸兕觥製自尚方褭蹄出於南徼竟陵所餉足驕叔夜之鎗成都可沽無俟陽昌之典飲醇何既報德難名

又

歲屢信使函致温綸如天之貺愈隆傾日之忱莫効敬惟裏國大王殿下温恭成性孝友禔身發政施仁美化既行於南國親賢篤舊逞悰尚寓於中吳即枚叔之拜賜梁國何以過是惟孝標之陳謝湘邸恐不稱焉下官濵海陋儒東山小隱偶承人乏誤玷恩私薜荔不深遠志化為小草桑榆漸迫丈無但有當歸於聖主未竭股肱之誠在私門遽罹手足之變方當憒瞀徒切悚惶仰

挹大王之雄風難隨神女之行雨下情無任感激瞻仰之至

答楚王啟

下官備員臬司托在宇庇爾時大王毓德東禁未接賡寮徒企音徽竟暌瞻仰嗣是十有五年大王應期御國禮士登賢義問仁聲江澄嶽聳下官烟霞成痼丘壑自私誤來弓旌叨佐樞軸駿骨何補蒐裒遂荒不謂踈逖之姓名荷蒙清燕之采録遠勞命使勤宣德音餙獎逾

涯慙汗無已太和勝地玄武真官承欲修治道途以便
恭謁豈唯至念所當祇承亦是下情由來深顧第此留
省洊遘阻饑中産方困征輸下户甫離溝瀆祇有三四
中貴一二勛臣但篤營生未曉緣事况下官雖有半面
之識於此輩故非通財之交謹爾奉辭有孤來雅所賜
幣禮敢依數告完諸惟寛宥下情無任惶悚之至謹啟
以聞

荅樊山王

令寰宇豐洽文軌大同即朱邸諸賢王不獲辭遠遊戴鶡弁以樹干城之績而獲以清閒之燕寄悰毫翰流譽竹素抑何盛也廼者豫章三子侯大梁灌甫南陽子厚桂林雲仙皆與不佞雅相聞固自琅琅一時然皆爵僅公乘禄等銅墨未有擁南面之尊佩綠盭之華而修三不朽之業如大王者也伏讀訓辭譓光藹然循覽諸什賁文以止令人欽祗嘉服世貞老矣少不如人今精已銷亡矣大王過聽而奬飾之不知其心之與髮俱短也

魚鳥之踪轉入深僻方塞兌杜機収聽反視為嬰兒之不暇安能復作長卿敬禮游白雪之苑坐綠苔之閣乎哉以此負大王大王勿怪也不腆大士經咒一夾是貞所刻者山園記一帙是貞所撰者大王試一寓目焉庶幾若不肖之獲奉清塵也冬寒為宗社為道珎愛

又

前者草草一書稍露傾挹而足下過垂飾奬㝷以名世之文見示俾效瑑劘且薦穊秕之導足下借視聽於聾

瞽固自盛心第使空空鄙夫傴然而當敬禮之托則大不類矣陳生言足下告之先王之廟而後遣信其篤誠足感也披窾而受彈射所不卹其虛受足欽也至讀書辭概及千載慷慨用壯一唱三歎使我忘聾瞽而躍然起矣足下能勿露其醜否陳生又言足下禮士若折愛賢若渴雖處朱門而等若蓬戶每謂人且字我毋以南面目我此藩國之盛節小山之高致也僕用是忘其賤愚而修布衣之禮以進足下亮之

荅黎丘王

世貞燥髮登朝則聞曾大父先王濂洛間隆準也河間東平不足擬矣既聞踰古稀躋大耋以為諸侯王師表翩然乘白雲而游帝鄉則尊父令國主繼之文彩五色光暎江表雖八公在門而異端自屏曾見信陽王太史道奉常聲容文物之盛使人翩然動在齊之想不謂渥洼龍種復有如大王者出令大梁灌甫優游經術豫章宗良用晦南陽子厚縱横詞藻貞吉綜藝於洪都雲仙

玄舉於桂林然皆奮自跡裔垂淪白屋未有出深宮游朱邸冠遠游被赤舄謝狗馬琴色之好而思操竹素之業以流暎千載如大王者也甚休甚休世貞不佞何足以與斯文而大王過聽遠貢大教春溫漢回穆如灑然雖山川阻修鱗羽猶間而公子執轡之恭梁王授管之雅於楮墨間隱隱見之加以瓊章麿書雲霞舒卷龍蛇飛動淇園青葱托之絹素挂我四壁觸目琅玕又吳興大士像檢法阿羅變無論真蹟摹筆宛然若新拜賜之

頃汗洽於背世貞老矣盧蒲之心亦短田光之精久銷日坐一龕行斷諸業不揣鄙陋勉成六絶句以昭來美伎倆如是而已大王如更闢小山展兎苑以招來名俊則有屠禮部長卿胡進士元瑞及吾鄉周公瑕曹子念王承父王百穀皆虛左物也門人游日益尚在曳裾其人長者詩亦可與進而不無酒過唯優容之幸甚閒寢多暇爲道自玉以膺慶祉不宣

寄用晦

近有家人自南來却致足下報書轉附吳地者乃知漢上之信非易矣而楊中丞所使使到首扣足下之耗不獲也豈玄亭寂寂鮮與此曹相聞耶嚮書云乆苦髀疾雖巳勿藥尚未胦足下方盛年胡乃爾每誦陳思王求通親親表及所下教覺此公腹悶當不消足下有德甫相倡酧時時出滕王閣望大江高歌縱酒故為勝之此間故事不出按部又少過客其為面墻殆甚足下然一切吏事稀簡眠起頗適因得以其間理丹鉛之業意似

愛之不敢作春明夢也外刻書畫十餘種俱完如法書要録名畫記之類皆在殊足供足下麈尾資惜去人不能多攜令各上一部

又

日坐弇園泉石間意有豫章使者則故蒼頭至矣啟緘得足下書悲憤感慨都不忍讀三詩妙語溢出至萬古風流文苑借五湖春色主恩私此是瑯琊汗後偈足下何從得之嗟乎僕人間一長物耳世自用之世自棄之

於僕尚無與而乃勞足下方寸間五嶽也别冊如發波斯裝環瑶奪目即小有微纇無損連城宗良每見必長咄咄逼人諸王孫頼足下先驅驕嘶縱騁無復蹇態豫章異時風流不減鄴下矣報言促卒未能厭來顧想當盡見之也所喻果有中散駕此間一鉢亦足藏神龍不妨彌月布衣飲茀恐白雲不肯封丹房為偷兒窺伺耳家弟作吏知亦不惡而頗抱子猷之興徐卿至足下相與挽之何如明卿斥似不出政府意但非所急也蒙損

貺佛經呪三十卷一啟函而知為長陵時物二沈諸君筆䟦尾果爾若其精絶殆似芥子之納須彌固不可思議也却往古玉道冠一丹成可簪而就鶴背也二詩各書一扇其湖紬土布比於季子之縞又竹一幀元顧定之筆及諸雋詩少助高齋寓目不一

又

子與書來云與足下間一相過從猶未得沈酣如竹林時也游客方生謂足下倡和微倦得非日事九轉大還

之術乎區區頑健如昨竊謂從死生大關勘破一切有為皆夢幻泡影第勘破後終無着落卻轉於見在耳目口體間小取適耳此語雖早可為知者道也秋來舉一孫即縱身杯酒至今未離口然意殊不厭之獨苦文字見役如責博進耳物情時事頃刻萬端亦一切聽其順逆德甫野處當周旋少踈諸王孫少年紛紛藝苑誰為千里駒者家弟堅欲拂衣止之不可足下須與子與一商之嘉禾道中對客不一

又

張生至得二書其一附姚山人其一附張生者足下始而為我喜既而為我不平春榮秋悴頃刻在足下方寸間僕却似觀局人耳弛擔鄉井灌園讀書差足送日無故而尺一呼之又無故而白簡逐之譬如夢中了不知其所以也僕自庚申而後食息起居事事愧心寧獨出處苐生平無聲色奇衺之好與所謂居閒伏謁者然彼偶不中窾耳况吉夫每以續史見屬覺事大未敢擔承

兩藏出沒無所得五十之年倏已過四如何如何子與不禄且無子昨入雲一哭之至作十日病亦曽為料理其墓事弟登其堂獨未得足下及德甫一言以為怪即其子弟亦怪之今始知足下將有誄些之屬幸毋緩也目前寧有汎愛親仁若子與者潘中丞能厚足下而不克薦德甫亦是世法中常理家弟計已在省得時周旋足下欲重勒淳化帖問之張生云是舊泉刻耳如顧舍人勒閣帖尚不能佳幸再計之間來思得諸宗室於文

字尺牘姑以字行而別取一字如徵明之為徵仲者如何有一信幸即付家弟可也手瘡口授侍人筆不一

又

家弟歸自言於足下不能數數也則以近例束濕云而足下亦多自引避德甫林居遂不獲作三雅會乃知人間世不可曉如此僕自逾始衰夢境將覺於一切意味靡所不厭令春忽似有所證即析薄產授兒曹別創小園焦僻所入秋可成即徙居之一榻一竽蔬食水飲作

頭陀行逕矣惟翰墨間責小未償然亦不至作綺語足下於此尚微退似當入不二門而丹竃之火未息良所不解金砂黍珠造物至靳縱予之天上寧有財色神仙也佛不離心丹不離身僕此二語非孟浪者足下鼎之南陽王孫父子有二札附足下亦能詩而雅尚書畫古器其子尤可念二十工古文兼習舉子業嘗試於學使者輙居首僅以一束素旌之而已令人邑邑宗正條善書者章生自言客南昌常寄食足下所甚服高誼又云

足下賞鑒家有古眸子而無古物亦可笑也目疾口授不一

又

久不奉兄問昨姚匡叔來出手書一紙則先輔國龍沙翁已西游不勝惋歎每見陸楚生稱翁豐秀宏博有天人相即百歲所不足論令雖丹井就寒石函未證而哲萎之歲上肩尼父於寧順至理夫復奚憾匡叔又言翁能預定去日當四大分離恬然坦然了無怖亂叢林者

宿所不能及兄易戚備至傾背治喪不以煩三弱弟朱邸中煢煢一孝廉俱足羨也辱諭德甫出弟書云云弟已忘之大約兄所不足者非才也挫銳同塵是猶龍公處世法弟年來少得一二益故以此分奉兄兄既已薦之更復何贅卒成輓章寂寥數語殊不足為重欲更有所效而新正箄研之誓已於佛前結却柰何柰何匡叔當自有說也節毀强粥以全大孝不宣

又

僕自庚辰以後入覲經行而苦喧閬廹耳至甲申夏荷
上恩得保一壑以九日避地海隅者匝嵗尋用夜戒棲
止山園雖視家小便而應酧見侵幾復成一酒人僅以
斷欲之久粗頑健耳姚匡叔來得手教具悉近况且云
足下獨任先輔國喪財力俱困病痞累月足徵孝誠足
下又惓惓念及德甫身後聞渠長器多才藝能自樹立
且精堪輿家言第二第三郎君文筆健勝令人意豁幸
寄聲長器欲得德甫地下文但以一介將事狀來勿躬

及也區區餘生念及蓼莪方寸欲裂以故懸弧之月逃之菰蘆中飯僧誦經大卣之貺非所敢當勿以不恭罪我甚幸甚幸匡叔還便附此不悉

又

嚮從姚匡叔所知兄純孝自奉先君侯大事後即長齋佛前精心禪那令者佘世輔來謂兄益堅鑿坏之節洞究出世之旨一切無明抖擻殆盡而不能無中口語山神伎倆何足挂意付之不見不聞而已先君侯身後辱

以隧中一片石見委豈唯吾兄有臨淄敬禮之契而先君侯實備河間東平之熾不俟謁辭亦無愧色唯是傷於太詳有妨身後念仁人孝子用情之篤不敢以簡自貴也世輔善青烏語弟吳中士人棲形藏魄之地蒐裘牛眠種種具足遂使長技弗施妙指永閟僕僅了得德甫一念耳此子才識精確議論英發弟不免小負國武子之過凡幸以長者之道時琢劘之伯玉兩走使邀僕秋游白嶽明卿却欲東汎滄海弟計其時以天子之恩

命奉之先壠則且掃境以待明卿兄亦有意乎僕茍完此事生死皆了境也薄侑附報不一

又

始姚匡叔候僕於崑山道中既而别去及僕以三月朔之任無幾則匡叔尋抵白下止鷲峰然絶不相聞五月行盡始跡得之已出足下見寄詩及牘各一紙申各天之懷壯觀潮之致緣僕之此出大非得已巖居十二載未殺世途草衣木食以了餘日不謂除書再及堅辭不

可咸以先子新沐恩施無可更作偃蹇而病弟頗能啖肉糜起止如恒人故割念一出冀非久當遂初服入官之後便不由已而病弟之計至矣既不獲挽之人間又不能先之地下六十餘生為日幾何而堪此創痛也病弟在時儘有定力問匡叔當能言之足下當同此懷其於誄些發自赤衷不敢贅請聞比來道履清勝杜門優游自有物外之致攝國一事垂成而變然陳王尚欲辭遠游此何足當足下一唾耶匡叔去便聊此附問百憂

茫茫書不能寫亮之亮之

答宗良

蒼頭冐暑裹糧而致足下訊書以新詩動我起色所損餉杯盤足珎金華良常供器甚荷雅念每讀足下一番詩輙一番奇進鍊字琢句皆從苦心得之縱入醋甕中不受淹浸要當表儀昭代豈直白眉朱邸而已記得三年前取生平故人自前後十五子外人各一章而足下與馬倦於取知足下弗能寄也僕今年擬不受翰墨責

然尚忽忽舊逋計至秋中可解移疾之疏賴故人在事得以瓦全何煩先生傷巧退矣夫巧退之於巧進雖雅俗不倫其有待一也德甫遂爾泯泯可歎數行附慰用晦爲我達之不一

又

每得公一番詩輒復一番奇進才情融美格意朗暢朱邸中乃復有斯人哉豫章諸秀翩翩藻逸公與用晦爲之冠冕子良子雲輩不得專美於前矣宗正條能抑公

一時不能抑公後世也僕却得南垣力偃息弇園嗽溪卧石花竹禽魚皆來親人左圖右書息以酒茗真足樂而忘世惜時時為俗事見嬈耳辱見褒奬過情非所敢當素冊漫爾揮寫近律不免汚紙見餉李廸畫許氏說文增髙齋一觀第阿大生平無長物勿復爾也拙詩扇頭并薄物將遠意乞鑒入

又

生竟不能遂握手耶貞吉一發先之此竒不可復再矣

孰知兄晚境不堪聊蕭一觴一詠且用娛性杜門中千百年後不乏知己物情鹵莽任之而已尊詩若成帙僕當為撮其孅異者行之標曰國秀集足下豈有意乎比來欲為德甫任地下而其子不以狀來亦不聞用晦為具草何意也用晦晚途殆不可解大梁灌甫宗正死矣此君博學通經術皇族之楨幹摧折可念僕與弇州草木俱老昨秋偶傳一訣粗足支持以待師期無足道者拙詩書扇寄懷李生致一卷素不知欲書何作幸示知

不一

又

譚道人來再得手教及石蘭館詩讀之令人齒頰皆芬中間雖不無一二可商者然自是良璧無損連城前擬題國秀集竊謂蘭者國香也因僭改曰國香集而為序之并録前後往復詩及復成讀足下詩一篇於卷勿輕示人恐見者不無礙眼鼻夏間所聞極不可人意初亦為疑駭徐而察知妬婦之口也然令子累足下故不淺

令能改玉否僕岩穴之踪復見物色以有此畫蛇之足業上疏力辭恐不能如所請當再圖之雕蟲之技凡落醯鷄甕中尚可轉入苦海渰殺乎譚生却有方外風可與也餘不具

答南陽孔炎王孫

數千里走使以詩及書存我高枕間讀之令人躍然起色也承見示有好古癖此是洞天清祿宋時諸王孫蓄法書名畫有千種者今木天中秘亦不能爾可歎也理

帛圖古雅之甚且粧飾器用似唐人惜為水所漬小失神耳馮海粟詩頗豪其誤字潦草拙手本色不足疑也馬河中畫清絶可愛秉興作一短歌并題數行破我綺語戒矣舍弟適自朝天回以尊札付之并附洪都用晦書彼中尚有貞吉善詩瀑泉善書畫似不減用晦也王屋桐栢二圖從容乞休承為之公瑕作齊雲游若仲蔚成異物夂矣今附墓志去并有薄致外承銅雀瓦畫卷之貺荷荷餘不悉

又

徐司寇北首而始以君侯書見貺無鱗羽可附遂缺然報謝中實耿耿蓋君侯所得於徐公云云者無幾而果玷除目即上疏懇辭王公車而為政府阻遣無何南牀之白簡上矣僕本不能出強之使出今獲賦遂初幸也弟生平無聲色好今以見誣何異以聲色誣師子野頗川丞也始常搆一閣奉佛藏旁有水竹橋島之屬名之曰小祇園後增奉道藏而傍䀨頗益闢出後家人輩復

有所增飾今定名曰弇州園葢取莊子山海經語也君
俟津津乎言之且欲擊汰南渡乎往者嘗以宗正條唱
用晦而止第僕且為記記成以寄君俟試讀之便若徜
徉泉石間矣天柱之登呼吸與帝聰通廼慷慨歌我三
章異日獲藉手以朝大羅玉京則君俟惠也內鄉李先
生人便附此適對客不一

又

下走自厭世網見牖靈真業已棄家而不能遠今秋復

為兒曹一鳴公私見迫勉强應酧始猶染指既而嚼蠟又既而螯牙蹙額矣門下舉以為快且復傳所云休糧服氣者誤也弟絕房室來三歲暮飲少許酒葷肉都斷以此形神漸相屬耳佳篇種種遒上別紙見示若謂不能得僕一言而與賢器蟬嫣不休者有故門下名已就矣齒牙餘羨正須於少年兒郎發之且彼實國器也春草馳情卷强步之不能佳然是春草本色語所示昭烈像的係宋本非昭烈耳渠鬢禿所以世説有露涿君之

誚令美鬚非也且前後皆增傳者二跋尤可笑語旣不倫字畫臨摹蹊跡宛然三冊葉差强人意而破碎不堪裝潢獨眉山豫章像佳耳題數語當不辱休承已游岱三君子書當如命也公嗜古若渴恨不此間一游目

答南陽子厚王孫

數千里裹糧命使手書及新詩念存使者將足下意謂十二時中行住坐卧無非見不佞者使乎有味言之也公天質穎秀神明煥發雖生王家而蹈儒履不染愛樂

早探竹素既負倚馬之才不迷亡羊之徑故所結撰朗朗郁郁乃爾弟聞習制科業甚工誤矣使公能窺洙泗之涯勒成一家書則可不然吾夫子所謂賜也賢乎哉夫我則不暇矣夫天以日遺足下又不以冨貴溷足下何以酧之僕老大摧廢一丘一壑雅意所甘今春忽似得少證於有為之跡悉便放下第不免破例為足下作一詩也如何如何書刻數種附賢喬梓清覽不一

又

徐司寇來拜君侯書詞旨竒峭不減貽簪熊耳四詩滔滔與桐栢爭流盛哉僕於文章鷄肋耳何當於足下而猥以八斗見推八斗故是君侯家故事也司寇言足下甚工於公車業此又大可念矣陳王正所謂八斗才者也然至欲辭遠遊戴惠文解朱紱佩青綬而甚或乞領一隊從大司馬驃騎之後彼誠不欲用文苑戢一身雖然令後世以方文烈子丹何胥壤也君侯昜之力致不朽而已僕本不足言趺宕文史聊以自寛不意為世所

知又不意為世所恨于鱗子與平生石交相繼彫謝書及今人愴然周象賢作襄陽寓公婆娑曳裾憂在桂玉如何如何如何偶便附此不敢致他物拙集唯喬梓共之不一

又

得所寄三七言律寄兒子二五言律他詩五章皆宏麗精切字字不苟雖未脫蹊徑要之武步間耳樂府在家弟所者尚未取覽渠云大有當家句兒曹骰子選偶得

一盧何所取足下快而語津津若有味者截翫書辭所云托溷羣狐箸膩顏恰宗條束濕黃髮之期亦何可必益大可悲矣雖然僕竊有以進足下子建求自試愈切而子桓父子愈抑之即令果領大將軍印俘權馘禪亦不過一鄧征西王鎮軍耳寧以千載思王易之然此猶非其至者淨飯諸子姓盡入雪山達摩視第三王子若蚍蜉出世業成萬劫長在足下柰何賤此貴彼也因成二律相廣勿笑老夫才得出溺便歌公無渡河也往年

初答足下詩醉中命筆絶不復記憶最後復成一詩了不知其何似歲杪檢拙稿讀之乃覺前後相襲如一即為訂改今録去於友聲集中破數行梓可也友聲二字有所自否白水草堂有真人事難措覺諸公亦似不能快僕久於筆研外覔生趣令叚似未能忘工拙也一哂

答朱貞吉

閩人王良材來得手教與所致諸石刻博山之類俱領訖昨歲姚生者來能談豫章朱邸事謂老匡幾至憂廷

尉有二壯王謀國秉垂成而屬之一王孫踈且貧者令得教乃知此王孫為足下伯氏也足下脫屣千乘以讓伯氏雖子臧延州之誼亦何足多然足下乃須幻影庵詩夫一庵容膝猶謂幻影雕甍寶楯誰匪蓬蓽即二子亦非倫當是悉達達摩上足耳僕即擬捉筆作一歌恐類神秀偈沆汗怳忽不遽成語令先如委草像賛染來箋上之倘欲登石改小行令舍弟書之可也姚生又云用晦丹已成知仙道非遠而足下印章乃稱有家僧當

由蓮臺玉京避妨坐位故耳僕比縱横二藏中異日往來足下用晦間何異屈伸臂項今猶困世法不免津梁如何如何如何王生淳實君子人巳援明卿例以二絶句與之念彼伎倆何以終老可憫可憫偶有一帖乃是弘治間丹陽孫氏刻太清樓跡附供臨池之玩不一

又

昨歲從用晦所使人盡得洪都諸賢書獨不得足下書以為怪尋聞足下不欲稱附庸而以大國之賦來固日

望之也乃經緘手書與蠒絲之妙辭煜然照我茅茨矣諸詩五言極古雅有建安風歌行警麗竒俏近體亦自錚錚中間用字落字觸眼不凡何幸朱邸中見白眉如二三君子也損餉諸品多清閟閣物身非何肖何以濫竟陵之貺家弟每書來輒誦高雅不已與曩時張復合果如來教偕用晦方舟弁山丘壑足以藏竹笈也恐終虞避宗正條則為貎玆園以寄君侯齋壁借撫琴動操之資何如扇頭惡詩小報來美并有薄物將臆唯鑒存

不備

又

十月淨居時忽有陸山人持公一紙讀之乃知薄游楚澤踰秣陵小憩金焦將訪我恬澹觀以西河之戚而返令人悵仰無已豈東海之濵未合有真人跡耶每念陳思王黄初五年令有舉翮觸四隅之悲趙大年丹青殊絶而所貌不過京陵間五百里山水為千古缺陷世界公賢於二君子多矣弟未知錦囊中三絶可推惠一二

否僕名為棄家而不能斷鄉里應酧與雕蟲夙障明年必須痛割之所餘久要一念因姚匡叔便附𪐴清覽外山園諸記非以其文辭或足當公臥游耳加食自愛

又

足下文采風流照暎江右能使朱絃振響叢桂增色一旦襲蟬冕謝清從策盧敖之杖追尚平之屐又獲與伯玉授簡本寧方舟吾家兄弟從歌白雲之謡唯冀足下與本寧留一詩刻名琬琰後三千年作弇山故事耳見

委一序二詩并草書一一如命但署字無大筆猥弱不成觀足下自書之留僕名可也見宗良用晦幸為致聲尤望輓章薄酹托姚匡叔致之余德甫之賀詩托匡叔奠章托邦相不知後先得達否萬里之外以身為本自愛

又

姚匡叔來得足下八行以為慰足下即不復遠遊匡廬彭蠡間輕舠小輂當不乏也僕慕道而未有指授畏筆

研如讐而未能盡卻知酒之害生而時一中之兒子輩失意於真我無涉而不能盡置之度外何老人之多拗也匡叔道返草次附報自愛自愛

答雲僊老人

昨朱師人便草草數行為報計已徹覽矣屈指翁今年政得八十又六而姚匡叔來則亟稱其黔鬢朱顔健步履美飲噉神明之用即四十許人所不如坐定出翁所授書讀之則拳拳見憫以僕向衰之年必不能於身中

覔先天一點且引正陽翁所指人身七事無不屬陰為
證嗟乎翁之欲拯我可謂切矣先師見示一偈有來一
是天尊語來一之一初亦類翁指及叩之則云不必外
求而黃白男女又八戒所明示且南宗白虎弦氣注詁
多自矛盾而近所傳金丹四百字亦似止以身中覔鴉
與北宗合故於來美未盡蔫耳公果有意辱收為弟子
拈指要訣著為法語附之郵筒僕即不能遽奉行必不
敢慢亦不敢泄也一二年後師期果不蝕小有所得當

毋吝於翁如其吝然則雖間關萬里負笈執贄有所不辭僕不妄語人也匡叔復出翁大作數種往往窺天心透月脇蒙未得盡傾畧但驚其古雅神麗五言絶似真誥遺響而七言則悟真之上乘也朱舄拜賜第不能化雙鳬以從栖八桂如何不腆之辭聊見仰止并刻佛經山記土悅侑椷唯為道自愛

又

三歲間兩拜書及詩何翁見為之切如此也張給事書

後發乃先至姚匡叔書最先發最後至然匡叔所傳翁

寄信則拜誨深矣男女之術先師所戒弟戒者交接耳

若服餌之方翁實證實得不在列也僕自甲申仲春接

先師飛偈二百言責僕心境不淨且緩傳道之期欲使

自悟恐衰年未能待語及此神魂懮然倘翁授以秘訣

苟固色身以竢師期異日僕有微驗亦不敢自愛也匡

叔行便附此不一

省亭

姚匡叔來承手教副以雅貺甚感甚感僕比再玷朝命
跼蹐弗克咸謂先子近荷恩邺不容更復偃蹇勉爾塗
抹輩流既少形影自憐近更得亡弟耗幾至隕絶旦夕
尋初服矣匡叔欲更作友雅堂一詩以續餘繭殊為蛇
足勉爾塞白殊不能佳又薄侑將意乞照納荷荷

弇州續稿卷一百七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弇州續稿卷一百七十四三

詳校官編修臣潘庭筠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楊懋珩

校對官主事臣陳文樞

謄録監生臣呂燕昭

弇州續稿卷一百七十三

明 王世貞 撰

文部

書牘

上曇陽大師

竊念弟子世貞三生濁品半世行尸出没愛河浮沉苦海衰相已現頑冥自如伏承我聖祖弘開玉毫之光我

仙師曲賜金篦之導故得皈依大化抖擻凡塵割欲辭榮棄家入静所苦宿障猶重鈍根少通雖我仙師微示躍如之機而弟子尚苦彌高之歎間於金丹正理一書竊窺一二以為此道不假外求但未究玄牝何方鉛汞所在又不知誰為真土誰為火候閒習靜坐以待來期而漸近頑空通無着落稍不散亂便屬昏沈因守師龕不能遠入深山公私應酧時見侵迫兒女痾痒亦稍牽懷昨年豚子俛倖及尊父元馭家難出外支持因而感

病又不能蚤斷筆研苦役形神歳杪春初羸尫幾殆今
雖漸爾復故正恐真元内索版築何施一逼大期遂孤
深托又見尊父衰毁隃當疢疾洊加百憂頻仍一骨憔
悴加以時望轉重物情争趨第恐服除之後舉家慫慂
不獲堅守初盟前疾愈深刹那不保不唯彼有墮落之
愆而弟子亦負顛危之累今距我仙師化期已正三載
為此竭誠銜苦懇告弟子殘冬三月粗了各處文責於
甲申正月初一日誓不領諾其家累大小悉從舍置惟

日禪坐經行逍遥恬澹一俟仙師指引不論遠邇束身便行所望少分刀圭之餘以固此蒲柳之質庶幾不妨跋涉且便持循尊父狼狽至此知我師必垂哀憫仍望特惠靈丹授以法旨解其疲憊豁彼沈迷弟子苟有退悔誓絹皎然萬死莫贖不勝哀祈迫切之至為此具申伏惟尊慈鑒察

答存翁相公

伏蒙惠示金剛經謹即安頓佛前朝夕捧誦又辱前諭

謂與孫曾遠别不覺悽然此從慈愛中來非牵欲比亦須以空藴勝之一切洗盡如不能遽爾勢須將順亦勿令擾内境勿令容住心乃佳耳初地學人遽於大宗門弄舌恐不免喫杖五臺久不相聞想只在有為跡中驅馳便間幸徵風之

又

新正伏惟神明起居萬豫勝常下走自閉關來僅能修焚誦業裁酒食味體中宿痾稍稍除減而已無明夙習

如敗葉旋掃旋積無能為力唯翁大淨名長者有以誨之承示徐宗伯之簡所謂此一時耳下走千瘡百孔人也且又落魄不能事邊幅雖使自掄擇亦不免駁放何敢强飾無鹽唐突西子所不自意者既見愛於我翁而又見知於仙師俱收之驪黄之外雖然我翁之見愛尚期以應世而仙師之見知則許以度世度世事大豈凡骨所堪正恐世棄之物終不能無負翁意耳與繩司空仲春過錦里此是一良晤但下走不敢一日離覲若翁

開八袠天子之賀使來却當冐禁請假趨侍左右或得
邂逅與繩也餘不具

與申相公

世貞業自廢來謬唯口吻餘生寄跡方外不敢輕以寒
暄無益之語上凟尊重而門下惓惓為桑梓軫衈荒瘝
至情則數於同鄉搢紳中與聞之奬與玄修齒及不肖
則又於荆石公書竊睹之矣然而竟不能具咫尺之書
中謝葢嬾散之癖已成唯弘度不屑屑也言者以先師

傳為咎此雖草自荆石公而實成於不肖乃蒙相公曲垂宏護苟免大僇第微聞有繼之者嚮甚於荆石公謀撰傳初意實為鄉井狂愚之輩毀譽萬端譸張百出欲以先師言行之正格之而見聞所得微涉張皇然不敢有一字增飾也首禍自世貞即流竄幽囚皆所甘心獨念先師以名家女節烈志行可貫日月大道夙就仙班首列而不能免汗衊二畝之宮以奉上真七尺之龕以安遺䰟而不能保歲月此則所為痛心疾首而不容於

喋喋者也伏惟相公為大弘護大櫃越福德寧復有既耶負罪之人詞旨濶踈統祈台亮諸容專候起居并布感私不宣

又

昨歲春杪伏蒙相公不鄙賜以大誨曾未何時而晉登元輔上沃一人下攬百揆虛已延納弘度包容使作行之地欣欣效職進言之路坦然蕩平中間委曲調劑於國體物情之際真有良工苦心未易以形容者間與荆

石宗伯先生言之唯有加額稱歎而已世貞生平跅𨁎動與毁會廢棄以來病樹傷禽蚓食蟬飲無復世念不意相公賜憫洗其瑕垢俾仍故物感激之餘亦擬鞭策駑鈍以報聖君賢相之恩於萬一而昨春臥病綿歷三時今雖强爾稱人齒髪墮盡羸瘵未復深唯鑿坏之故相公亦素知者乞骸小疏區區至情非有毫髪矯餙相公以天下為度必不忍一夫失所少存鄉曲之私亦必不奪匹夫之志苐令所司覆允放歸草野餘生一飲一

息皆大造也下情無任懇切之至仰祈台亮萬荷

又

春中伏惟燮理功成道體與宗社蒼生俱萬福世貞不材辱在陶鑄兩月之間再黜除目國恩深矣相公之念舊憐才至矣惟是世貞所以不能出與不堪出之故大約具前啓中乃至入春以前舊痾復發衰相盡現僅餘兩齒亦復揺動行不數步輙覺疲薾此前啓所未悉也小跴再上萬不獲已唯冀憫而放之雖罷斥所甘若荆

石宗伯年在服政且國是所憑與世貞萬萬不同必不至相援為岩穴故事也下情無任迫切待命之至

又

世貞避喧深落與鹿豕隣而賢噐長公儼然辱臨之執禮恭修辭雅啟緘而牘露發篋而幣見則相公下體之愛温温懇懇真若春籟之吹物而大指乃令草建言公祠記夫以言公之文學其在聖門固自翹然而相公方秉顔閔之德佐中興聖主駸駸遠出其上顧以鄉黨先

進之故特捐賜金大啟祠而祀之末學小子覩茲盛事
寧不欲附姓名於後以借不朽第相公言語妙天下方
為藝苑所矜式而故自惜其如椽之筆委而授之衰病
荒落自外名教之人竊恐耳觀者從而議其後也憶四
歲前有以㫁宅學宫為丙舍以祀言公者曾索不佞一
詩後始解其矯誣市名而悔之乃聞一二大老亦幾為
所惑人無所不至唯天不容偽信然哉荊石先生感聖
主之隆眷與相公之深知誼無可容辭者特為仲氏病

欿而太夫人戀戀故次且欲於途次上第三疏耳今仲氏病良已太夫人已成行亡復他矣區區感激情事有小啟亦於荆石先生處奉上今不敢贅大幣自長者禮不敢辭而草莽之臣當此隆施且以千金而享敝帚分又所不敢領也伏惟台慈見亮不宣

又

春來伏惟台候萬福世貞古所謂歷落崎嶔人也少不能修鄉曲之譽杯棬而出又不能事言路委頓而歸歸

又不能奉名教而逃於方之外竊自意不可復雕琢而相公收之爨餘置之席末優以卿佐之秩使不慚於鄉里而復曲全匹夫之志使無恨於丘壑啜粟飲漿衎衎畢歲經行默坐棲息得所秋毫皆吾君與相公之賜也避喧避野同於聾瞽然時時與荆石先生相習因得預聞朝事一二日且竊窺相公良工苦心之畧蓋自楚晉更覇俱握牛耳其甚者徑行而亡所忌既鑿九闇之混沌使疑其有問鼎心而揆地不自安繼則用巧以求必

伸太阿之柄倒持而授左璫之手而揆地不易樹加以後進少年輕鋭持論譸張翕歘詭譎萬狀自非相公積誠以格之沈幾以待之如調絃之有緩急如劑味之有涼暖其不釀元和之黨錮與太和之朋黨幾希矣邇者主上悉屏耳目之好事取寛大如名太原録諫臣止内操天下方懽忻鼓舞以頌聖德而所謂良工苦心者至是而始顯斲輪之妙即輕鋭持論諸少年亦不能不心服也今國是已定宫府肅穆惟宗廟社稷之靈三后協

心同底於道毋使奸人得乘間而起以耗我國家元氣世貞老死稱太平之民不亦大幸哉荆石先生非不欲報國恩酧知已特以太夫人之故牽滞於手足雖北首猶未决也不腆之幣併布區區伏惟照亮不宣

又

歲杪寒沍伏惟相公調爕多豫台候萬福野人不能知天下大計惟於邸報中覩聖主神明之畧惠鮮之政以為相公匡翊賛襄之力居多而間從荆石相公所得一

二則中間斡旋轉移良工苦心有非筆札口舌之所能述者又相公與二相軍門肅清無暮夜之可却故鄉寂寂不識有大官人居第舍人子出入布素無異单窶此則繇來名世之所希遘者也世貞藉台庇獲保丘壑為太平黔首於分已逾雖以先人身後之事見抑於忌者日夜腐心如綫不絶口之機猶可乘時以希萬一然且次且跼蹐陳情之牘漫滅者至再而不敢上誠懼桑梓之煖上累太陽之公照耳今者徼聞按臣會巡撫以條

陳之款請於事體稍妥倘命所司得賜舉行不唯逝者可以瞑目而生者亦當沒齒銜結之感皎然天日鄙嚮草鄙牘似不敢復塵尊覽但彼疏既屬條陳勢必簡畧恐於該部前所以見尼與俟議之故先人遼左微績俱未之詳故敢冒昧以聞應否具疏一唯台裁指撝不敢專也下情無任懇迫惶悚之至

又

遡者先人蒙聖天子厚恩賜兩祭全葬及崇贈夏官之

長巳於九月十九日守臣奉綸音抵墓所行禮訖兆域增輝草木奮色九泉有知寧不銜感而況於生者竊惟嘉靖之季先人頗効微勞奔命南北十有餘年而以不能曲事權倖之故鼓簸簧舌迴互天聽一扞文罔銜寃覆盆葢十年而始遇先帝𤰞華之初不肖乃敢上章陳情羣賢在朝公議稍振獲返名位而河南之重與鄉衮搆虢者齮及茲事致宗伯之聽遽移三臺之薦遂格嗣後苦於河南之修虢荆楚之刻深蒲坂之移枝不肖强

顔在位則慚見吏人竄跡歸里則痛瞻宰木有臆無口破涕為笑庶幾苟保餘生復覩天日而直指二使推相公桑梓之睠以疏具薦若非相公力主於上荆翁斡旋其間則河南之舊論横流蒲坂之遺揞默熾而先人志志復成戊辰故事矣是先人之一身前相要骨之而相公始肉之也不肖兄弟之得為人得為人子亦相公畀之也令夫主上之恩天地也而相公之恩日月也凡在臨照孰匪生成然而不敢以一犢一犰稱報者其分懸

也故於主上則具疏而已於相公則具啓而已且相公素絲之風夂著暮夜之知併絶豈敢冒昧以寸絲尺縷瀆嚴重哉唯是區區赤忱小欲攄吐而拙訥不文不足以玷記室幸鑒而亮之無任銘刻悚踊之至

又

不肖世貞等竊聞之墓碑之興昉自東漢大要皆子孫門故所以用情於逝者不忍遽朽其白骨而曲為之計然數千年以來不能盡值其時與人中卿柳州未登於

峻位任温燕許猶忝於體裁乃至人倫之鑒即諸君及德與介甫輩尚愧折衷稍能備是者獨韓退之歐陽永叔二三君子其人而已得其人而身值之者則又甚尠鮮也以先人之寃與世貞等之不肖不幸而罣網於分宜又不幸而覆盆於新鄭然猶幸而值今天子之聖明相公與荆石相公之仁喆得以伸雪沈𡨴上沐恩綸没存之寵光與銜結之感痛具於前啟者固非名言之所能罄述乃猶有深幸者所謂值其時與人也夫以相公

之貞心宏度豈下丙房裴韓而貴極一人之亞文擅千載之衡不啻令之退之永叔也任温燕許無足言矣而不肖等辱在桑梓之末又辱以筆研見許步趨又辱悉先人之生平而扶翊之以有令日則所以榮施枯骨使千百世之後尚知有先人者非相公其誰也巳巳之冬先人粗復名位歸魄窀穸故相李文定公誌銘其幽矣十八年濯隧道之壤而趑趄縮朒不敢請辭而登麗牲之石誠有待也今以鄕者所草行狀及文定公誌銘録

呈記室唯冀相公哀憐之特賜揮洒勒之堅珉以示永永先人乃終不朽不肖等死且不朽無任懇切俟命之至

申許二相公

伏惟儲宮協吉皇情大豫我相公創定之勛加禄蔭爵俱未足以酧十一第仰窺春倚之特重益諗調爕之樞機而邇來事體紛紜宮府微遷此時相公一叚苦心有未易言者是以不敢為門下賀也區區衰劣乞休杜門

俟命豈敢與外事弟僚長陰司馬一旦奄忽旅櫬遺孤間關萬里所有身後卹典無為奏請者不揣與新僚長計為具題此君詳慎温平而中實耿介通籍三十三年歴官一十九政公私之纎譴不及聲實之大較俱深倘於應得贈官之外更予易名庶可以酧塞賢勞砥礪士行不才朽櫟衰薄得賜一丘以安歸骨則相公之大惠也無任悚仄之至餘不敢贅聞

上申許二相太宰同

謹啟世貞樸簌小材行誼無所比數且年雖未至篤老而蒲柳之質望秋先零十年之間托跡物外蝸廬自濡無復世念久矣昨歲先人蒙賜祭葬贈官夏卿於地下之榮已極而不肖世貞復起自田里佐樞留都竊念主上生成之恩與相公知己之誼既不忍負而遘此清時豈不欲乘際而出追跡夔龍之後以沾沐恩光少竭狗馬之誠以仰圖補報而病與衰會力不心從至閏六月終復得亡弟太常少卿世懋之訃念先人遺氣唯此子

形影相從肝腑兩附一旦失之神魄沮喪志意昏忘遂為暑毒所凌脾疾積時湯藥罔療隨欲具疏乞休而復值僚長之變所遺部事之人署管勉强扶病支持今病轉深而吳司馬亦已抵任矣陳情小疏實係懇切真至固不敢以遲暮偷安亦不敢以謭劣自阻區區一念實欲乘此未死之日歸治亡者窀穸築室先壠苟就醫藥不至貽描寫之資未甚乖初服之願足矣門下始而造之幸終就之則生死銜結之感乞歸後尚當專人懇領

所許先傳碑兹未敢溷瀆尊嚴下情無任悚仄待命之

至

又

邇者顓馳小啟敬布先人泉下之感并懇瀆椽筆為千載不朽計葢去人甫半道而有留都副樞之推下情無任慙悚區區樗櫟下才乆不齒於月旦故舍而甘心乎方之外懶惰無成躑躅非據不自意真宰憐而拂拭之念其資歷頗深故優以右職體其筋力不任故置之南

曹自惟奉令承教可幸無罪且先人既被隆錫賤子復辱深知豈敢以退為高偃蹇朝命唯是蒲柳之質望秋先零伐牧之餘去釁何幾即不自量黽勉而出曠廢隨之小則虞生耳之車大則成覆途之轍似非相公所以曲全而終惠之也陳情小疏情非得已台垣清峻不敢盡露其私荆石相公則悉之矣萬惟垂亮獲遂微願其為銜結當何如耶時屆冬寒唯為道為宗社蒼生自愛不宣

又

春來伏惟台候萬福世貞么麽賴真宰陶鑄特迴先人幽日之光申以如天之貺詒墨未乾除書洊及起自巖穴俾廁廟廊誼無可辭恩不忍負曁小蹤未允不免於本月初一日朔履部任得以竊窺高帝宗社之宏謩六代江山之遺勝職事稍簡懶拙粗安雖負香火之私盟未削觚稜之夙守惟是三吳魚腹之餘盡是鵠形之孳委頓枕籍盜竊縱橫中戶以上迫若倒懸雖蒙涓滴之

恩未息催輸之苦留都差號小汉然軍民繁夥米價騰踊四城之内日報死者羣公亦謀所以賑卹之及以漕卒退運給糧上請想在軫念又聞汴洛齊魯之間灾傷尤甚相公上代元首之憂下惻黔黎之困固無俟於喋喋也履任蹠役便聊此奉候興居諸惟台亮不宣

弇州續稿卷一百七十四

明 王世貞 撰

文部

書牘

與許相公

世貞於甲戌歲奉台範燕中再辱教貺逺及外鎮辛巳以流言株累小啟上瀆過蒙體亮誨存自是相公晉領

青宫入參黄閣天下之士毋論識不識咸以富文忠司馬文正奉擬加額稱慶而素辱知愛如貞者乃不獲通咫尺之問則以久放草野自外名教而不才名氏誤齒啟事之末不無踪跡為嫌然至於私心何嘗一日廢景仰也邇者聖明求舊岩穴彙征而除目濫及清時盛際大賢當塗寧不思自雕飾以希一割之用特以衰病連綿精血耗損迂踈無補跅弛多玷且嚮時所以鑿坏之故有不能逃於洞察者乞骸小疏實出由衷惟冀台慈

亮允世貞得以保此丘壑苟完遲暮皆大惠也下情無任懇切待命之至

又

伏諗榮膺冊命晉陟中台寵渥日蕃眷注彌篤惟是西河之戚少為慶門之累第是世界小小缺陷處計不以一哀而廢萬幾之重也今聖德日新國是漸定中外欣欣跂望至治我相公與一二大老正已御物侃侃國是人皆知之而中間斡旋調劑之妙良工苦心固有未易

以形容測識者世貞嚮蒙相公憫其衰拙賜保丘壑惟是麋鹿之跡不敢上瀆夔龍之聽而間者曾於吳明卿參政集序中謬承齒及深山之石被以華衮被者頑悍不自知觀者當以為何如其榮也茲有鄙懇先人於穆廟初蒙恩昭雪復職撫按學使繼以䘏典為請一時禮官惑於浮言勒令候議貞雖日夜腐心切骨而不敢上陳情之疏者始則避操切用事之臣繼而畏桑梓借睚之地故也近乃微聞按臣與撫使會上三吳利便置之

條陳欵中於事體稍妥乞垂矜憫賜史所司舉行覆盆
覩天起骨加肉銜結之感均於生死爲草部牘似不敢
復塵尊覽彼疏旣屬條陳勢必簡畧恐於該部前所以
見尼與倭議之故先人遼左微績俱未之詳故敢冒昧
以聞若應否具疏一唯台裁指撝不敢專也下情無任
懇迫惶悚之至

又

不肖世貞等竊聞之世人所欲伸其不忍于親者計無

所復之則欲求所謂賢貴而有文辭者論次其行事以傳之不朽當左馬之世天下未知有誌銘家傳之屬其所撰著惇史益以自伸其見聞而付之公議東京而後以逮六季始間有之至於今而極矣然往往走京輦托崇顯以茍眩一時之耳目而其人未必皆文即文矣而未必皆賢而稱惇史此固不足道即有志於賢且文矣而世未必生左馬次亦韓歐則為人子者之不遇也左馬之世未有誌銘家傳固無論至韓歐握結撰之柄以

臨一時而所應未必皆賢則宰文者之不盡遇也先人固不敢遽謂賢然於赤心奉國宦業鄉行粗亦信於識者既已辱相公之知而拔之覆盆之下獲沾華衮之褒可以長瞑九原矣唯是區區無已之念所欲為不朽計者不能無瀆於下執事相公今之韓歐也幾希乎左馬矣而又佐明天子稱良宰輔與兩公同心而致格心之學丙魏姚宋固未敢望相公也而不肖等又托鄉井之末而承齒牙之流羡非一日矣相公固不藉先人以為

宰文之遇而先人與不肖兄弟其遇當何如哉敢露舊草行實與太師李文定公誌銘奉覽而希一傳以勒之堅珉先人乃終不朽不肖等死且不朽

與余相公

伏自相公登上第入史館世貞竊以服膺大名矣而麋鹿之跡多在草野中間雖一玷朝行則值輟講在告不獲趨承下風然至於宏廓之度冲夷之襟足以超崧高吞雲夢者未嘗不於荊石宗伯處耳之也伏自登庸之

際屬多閧華而相公與一二元老上弼聖德下釐庶政挽回士風收采物望藹班班在耳目無論一夫一喬當此青陽布令之際奮然欲見其光彩而況如世貞者得稱為人乂困吏議甘心覆盆自遠回照一旦辱相公鏟雪其瑕垢而用之何忍硜硜以朽株自待第一病三時强起藥物齒髮墮盡智力昏駑所謂少也尚不如人老而精已銷亡如田光燭武殆又甚矣且庚辰鑿坏之故有不能逃於洞察者乞骸疏上惟兾早賜裁允為黃冠

遺老不玷清朝諸賢其拜大賜寧有既耶干凟尊嚴仰

祈台慈鑒宥不備

又與余許二相公

季春伏惟神明起居台祉萬福世貞樸蔌小材耳相公

拔之毀廢之中再遷卿貳固大臣休休之度然所以為

世貞者亦過矣不揣鑿坏一念具於前啟不謂微誠未

蒙見亮趣令赴職身非木石亦思少効犬馬庶幾可以

上狗恩知而前病驟發漸至狼狽度非朝夕可愈若復

偃蹇朝命不唯有乖臣子之節將必坐貽簡書之譴唯
冀俯賜鑒亮遂乞骸之請區區自頂至踵皆恩造也

與楊太宰

仲春月朔馳一介具乞骸之疏竊以微情懇瀆台聽嗣
是復汗除目而齎劄齎咨兩使之來俱辱我翁手書以
世貞之不材灰燼餘日豈有生趣而我翁曲賜培植既
還九列尋佐六曹乃至再枉尊重以尺一先施於草茅
中間譬指獎飾惓惓骨肉之愛即其生不能報國恩其

於門墻知已亦何敢負苐以病骨日成衰相內現庚辰鑿坏心盟有不可負者追惟疇曩跅弛之跡尚在人口踈脫之辭多觸時諱自得罪言路之後匿影物外姓名不能相通聖主威斷非常即有處分不由擬議恐一旦為門下藥籠之玷其悔吝當何如耶峿峽司馬雖以翁指見示然為世貞朋友誼切其意亦猶爾今疏辭已無言不得不稱疾劇唯我翁憫而賜覆得以餘生飽煖聖澤秋毫皆翁賜也感恩狥知之餘惟有寸悃辭不能文

惶悚無地不宣

又

自我翁之再出則中外聳然想見風采如司馬文正之入汴而統均之命下亡論搢紳衿裾加額相慶以為清明之治可旦夕望而半歲以來羔羊之節皦皦朝著而苞苴遠卻於數千里之外賢者功用神速固如此弟徵辟之命輪鞅交馳岩穴之儁茅茹彚征而猥及不肖如世貞者豈我翁篤念故舊不勝遺簪敝履之思而少屈

藻鏡耶世貞雖愚亦竊曉茲時為千載之一苟可少策駑鈍以自顯見頴末追雪囊恥而蒲柳易衰樗櫟垂腐豈唯田光之精已銷亡而盧蒲嫳之心亦向短矣且生平多口語又不能事邊幅以得罪言路廢棄以來竊希塗泥之龜而避就祀之犧已非一日矣語云畏首畏尾所餘無幾貞雖出其能無首尾畏也至於庚辰鑿坏之故又有言所不能盡者乞骸一疏實出由衷萬萬無貳伏惟我翁矜而賜之焉貞得為唐虞之民以觀元首股

肱之感誠大幸也下情無任祈懇待命之至

又

昨為舍弟懋齋憑人來拜我翁大誨隨有數行奉復不意其尚未達也荆石先生上疏人歸復拜大誨惓惓有加且辱詢及昨春大疏下走方掩耳時事不敢臆説但鄙意竊謂江陵罪誠有之然大要始於激成於濡而左右前後無一正人以為之夾持故至此耳諸少年縱欲極意快復不過交結二字可以一網盡而何忍以覆載

問必無之事書生所必不敢萌之念而加之鑿混沌竅敗股肱體乃爾蓋嘗與荆石先生言之亦深以為然春寒尚峭惟為道為蒼生自愛

又

自太原公北上曾附一空椷及桃花嶺一歌塞白嗣後不敢以寒暄無益之辭輕瀆清嚴惟是明公秉銓以來開誠布公虛已聽善不以毫髪成心與之不以矯强為峻而苞苴逆絶於數千里之外覺翁家太尉尚猶有暮

夜之知為煩也貞之先人以勛勞見忌讒者遂陷吏網
葢八年而始為隆慶之丁卯伏闕一疏僅僅復官三臺
交章志志見抑自是又十有八年而為萬歴丁亥貞萍
梗之跡雖時有躓起而此心摧哽未嘗一日而寛愧心
之慘亦未嘗一日而忘覆盆之照也會事與時左即欲
矯首自鳴其道無繇不意撫按兩君合辭奏請褒卹事
下宗伯覆上得賜祭葬茲時貞固不肖豈無望蜀之念
特為天澤不可重干禮官不可復强故僅以故事為先

慈懇沾俎豆之末恵而太原公見憫於疏草稍加潤色得移貴部明公上廣聖恩下採物議念先人汗馬之勞矜不肖烏烏之私慨為題覆蒙恩遂長夏官命下之日鄉里自父老以至兒童靡不稱慶丘壟自宰木以及丙舍靡不生色逝者存者嘘枯肉骨思効銜結於世世既而自惟明公之為德深矣然必不責𩀱於細微而貞以不與知之故雖例有所謂具揭者亦無由先期而叩車門以投之下吏是何明公之含弘光大而貞之偃蹇無

狀也愧感之極辭不能宣惟明公亮之

又

邇者先君子荷翁提翊得沾崇贈破幽為顯起骨加肉區區不勝銜結之感故走一介於恭謝疏便少布下誠尋去人甫中道而賤名忽玷山公之啟以有南副樞之命葢嚮者於覆疏四語已叨翁過情之褒而昨會袁裕老具述翁見評八字則更使人慙悚不敢當若乃夏官優峻留務稀簡翁之所以曲體不肖者至矣禮稱君子

行不俟駕東西南北唯上所使分也而況上之所以待先君子若此即使鞠躬盡瘁畢命王室尚不足以稱酧恩狗知之萬一豈敢偃蹇明詒以退為髙但惟此身少多戕賊衰在老先癖與疲會即使黽勉供事廢廢因之必醞人言縱復優游伴食苟免簡書中銜罷責然則貞之一出不唯以其報恩者負恩而我翁之知不肖亦無異於不知不肖也乞骸一疏情非得已唯冀見亮放歸以保餘生銘刻不朽裕老體亦清強意無固必特以拜

起不便勢須扶掖乃有此請或稍緩當自力也餘不敢

贅

又

貞以么麽上荷陶鎔既申先人邦政之崇階尋寄賤子

留樞之上佐小䟽辭避復荷勉留捧誦報書二語與前

袁裕老所云得之評隲者字字無異雖萬萬不敢當此

過情之褒而我翁所以許與不佞者葢出肺腑矣國恩

不敢忘知已不敢負已於本月朔日履任訖覺八座之

典刑尚肅庚僚之檢飭差存六師之演練不廢不佞可
藉以竿濫苟安但三吳魚腹遺民半菽不繼弱者溝壑
强者桴鼓中産以下悉困征輸借貸售鬻苦於無主此
不佞所親覩而復親嘗者聞長淮以北秦齊并豫之墟
灾更甚之不佞竊謂目前之小民可憫將來之大計可
慮我翁方履綂均之任切痌瘝之邺何以豫之見五臺
司寇稱服盛德有味其言今滄滙復副司空四十二年
同榜之契復可追尋於三山二水間翁必為之南顧而

撫膺也齋踈人便聊此奉候興居并伸下悃不宣

又

恭諗天省六年春宮一品在我翁平章之績報若巳遲而聖主眷𣅜之深施則惟重同年三百自三相公外統百官者唯翁一人登三台者亦唯翁一人而巳世貞不能悉遠事獨憶王端毅公秉揆之日即拜太保正與我翁同歲此公以直聲振天下而至休休有容之度蹇蹇匪躬之節我翁似不多讓邇來扶翊國體培植士類不

取上指務當衆心則非世貞一人之私言實中外搢紳之公仰茲因䟽役之便聊申候忱非敢云賀伏惟鑒納不宣

又

謹啟世貞不識時宜建白迂緩仰仗裁酌又以衰病且戀戀骨肉之私遽爾乞休上負門下造就大恩不勝慚悚唯冀哀憐而放之歸守先人之壠作一太平長物足矣敝僚之長陰月溪公隆萬間一純臣也歷官一十九

政無公私毫髮之擿其勞勩獨多行業無損一子奔喪

間關萬里本部代為題請贈謚唯我翁念之得蚤賜優

覆萬幸乞骸之人杜門待命豈敢他及特以僚寀誼分

臨沒之托有所不容已於懷耳無任惶恐之至餘不敢

瀆

董宗伯

長君來拜領盈筐大貺捧讀教劄累數百言至扇端見

贈長篇并杜訪返棹一律題山園二律格調高爽辭旨

雄麗無論遠逼開元而飾奬逾情使蘇壤棄餘均薦蘭蕙昔任彦升不惜齒牙餘芬借引後進昌黎題長吉壁欲驟令得名操觚之士以為美談貞之薄劣乃兼得之忭喜狂發不知所裁第留尹之補非繇時私乃是奪我丘壑就彼樊羈耳方以心跡未白上疏控辭倘不得請恐竟成狼狽日夜憂之計無所出而猥蒙賜賀固我老伯通家丈人至誼非衰劣所敢承也長君枉駕時適有州大夫會次辰以先忌東歸躑躅丙舍雖一獲參承遂

缺杯酒之敬愆如調饑不揣奉酧排律一和返駕小律一自愧續貂不能掩帚唯有以教削之為幸名園大厦神仙官府迫於私冗未獲展摳衣之誠無繇竊窺其盛數也如何不腆儀幣幸毋麾斥為懇

又

世貞不自量其骫骳瑣尾妄欲偷安此身方外入圜以來於生平知舊一切簡弛乃至通家尊宿肺腑所切如我老伯者亦僅一私淑起居於元馭學士不能馳阿叚

修竿尺而賢器長兄則儼然以箋教幣貺捧誦之餘既躍然喜且恧然愧心也道體健勝造物所篤視履飲啗劇談久坐神明愆溢足以暎帶少年數輩而來示忽復有疲薾之嘆豈沈昭畧所云清虛日來滓穢日去耶嚮者獲奉几杖山園諸亭館泉石之勝便是欲界仙都小有洞天然此猶作外境觀今謂更創別館遶以流泉深居兀坐擬跡頭陀倚榻長吟飾巾待盡夫此飾巾待盡即是不作壽者相上德無為而無以為無生至理要從

此關研出虗極靜篤先天自露惟我老伯恒存之而巳世貞雖示卻家累尚以家故旅謁公府而於長公處不能一伸杯勺之敬能無為達者所笑新歲擬顯啟通候先此附謝伏惟鑒亮不悉

又

通審賢器大行公以使事南歸令孫祠部凡將以起色北首而我老伯方膺難老之錫優游於上豈惟天倫之盛際抑亦人文之極觀也冬初見醫士盛生道老伯微

為骨鯁所苦因而咽中氣壅頗碍食飲凡六日而解今得大教果然蓋外來與內名其病形雖同病去即復固不可同日語也所喻靜中為雜念所擾不能綿綿若存此是多劫夙障受生本根加以居平耳目緣染豈能一切斷盡唯在求所以勝之令其有起輙覺熟則漸息耳貞所謂病人說病方當不濡和緩一笑也九月間常德喻君見過其所遘乃地仙薛翁於衡山中授法頗極簡易然行之者十不五得貞幸而三日得之一月間周身

殆徧亦自快暢第以家弟聚首人事旁午米汁緣詩墨

卿見陵十寒之暴漸爾不酧今季方已遠尚平粗畢昆

蟲閉關此其時也劉生所受似的但不知為老伯盡述

否大貺過渥非謭劣所勝又懼不恭勉爾拜嘉欲有薄

效山童近益蠢弱無可使者附之上介輕簡之罪唯大

雅宏度見亮於形跡之外耳手凍代筆併希原宥不宣

姜司寇

新歳嬾病相藉而坐鄉居遠不免入城與市嚻接筆研

遂復塵日來稍有意以糠粃引珠玉始寓目大集一二則伯玉丈所謂論道者十三經世者十七盡之矣第竊於感慨引義雄彊勁直之表覺得有一種肫肫其仁處惜茅塞之久不能為翁描寫出以此負翁耳翁望崇而實茂體用皆道令北臺南銓兩席俱虛寧不以一相借耶天下事尚可為翁尚可任天下物外之境貞幸分一曲所恨内境未盡滌去時不得𣠽柄耳偶有客徃𠉀中敬以翁指聞伯玉丈得教想無所畀春秋事義翁心神

所注夫子而在不悲獲麟當從容讀之草草奉復不次

又

前使甫以報書去而傳邸報者天子鑒門下之懇誠而予之告然後命固諄諄矣尋陳道易至出手書及大幣所以慰藉不佞者良至既乃欲使之効一言於王父尚書公之墓石又使之獻其敝帚於行卷夫不佞胡能為世德重秋蟬之吟雖不能盡廢然自入靖來都忘工拙久矣如何予告一歌固出鄙悰況重之以尊命第結語

蒲輪之望當不滿翁撫掌又似非野人本色翁試觀之此經綸手何可終老商顏斸芝劚术也且必皋契在位而後草莽得仰箕頼之操僕實望翁光輔清朝以收治郡功名區區鑿坏庋可長保耳道易傳尊示似欲見詢蒭蕘緣先師雖有所許而實未有所授不過朮食草衣旦夕焚誦冀消宿愆以俟期至耳而應酧未能盡割又頗受責筆研春來一病幾至狼狽此其效也翁但讀淨名金剛圓覺三經參以宗門老宿心要然後證之黄庭

道德參同悟真下手自易為佛為仙同一關捩子也二
爭華絲俱不敢領謹拜西氈以見至情道易得翁將來
埋骨有所其感當何如耶外薄物侑械不一不一

陸與繩

承見許鄙辭出獻吉上弟何敢望獻吉比之時人或小
有致耳至所謂持論間詭緲魯不佞誠有之生平只於
皮髮上窺一二譬之行脚僧從講師坐下拾殘語既不
曉求合得輙書之又不曉割愛自今當洗心以受鍼砭

矣別論云云深紉肺腑至愛華亭公所論固是但弟頗知求退之涉干進陳辯之來多口以故付之默默至於心跡在覆盆有不能自白者不能不頼生平故人耳虞仲翔云天下有一人知我者死不恨今有吾丈又有肖甫及石拱辰足死矣亦何必揚廷而後謂之白也肖甫拜中山節即有太夫人之訃委頓扶服踰山越江甚為慮之功名小事耳大計見方面報似能惜才後先兩漕忽留忽動亦見作用處日會黄羽淵及曉上人諄諄

致尊意以節飲為屬便欲覆盆毀爵而為弇州園梅花所阻柰何望前到雲間談及當掀髯一大笑也

又

得報札中及季君變後事事相累如紇絲無可理緒處中年遘此令人聞之亦為酸鼻弟正欲於此中窺兄定力耳兄所以疑曇陽師謂是楞嚴第七卷中人不意其透此一通也立脱俄頃間萬化在手恨不令兄見之疑城一破蓮花不遠矣弟比捐家累坐起斗室與元馭東

西南頭外跡若可觀中實未有也空山沙彌頗究心禪那俗臘半七十矣而猶童真謂兄是韋馱天拈香參禮并求引與月庭講席之末不敢望執楗椎竪麈尾勺水餘潤足解熱渇惟不靳是荷

又

歲邸辱大老儼然賜臨其日苦中寒不汗遂不能奉浹夕之誨質明出訪舟次追逐於恬澹觀小樓中頭猶岑岑心怦怦也不然豈不能買一輕舠十里促膝乎而忍

令觀東五尺溝作虎溪別也竊於爾時伏聆懸河之辨
種種病不能酧應一二非獨病也即孟子與之門非狂
若淳于生辨若告子誰敢有進其得射其失者雖然以
吾丈之愛我深弟安敢終自默也吾丈欲為出世之業
則弟竊以為吾丈視佛太輕自視太重凡吾丈所深得
而傾信者固佛之所降伏魔道護持國土權跡而已其
最上乘機雖則知之却未嘗於心地上體貼一番以故
於人間得失榮辱毀譽小有所觸即不能無動此雖見

二乘人猶恐不能無避舍而况十地菩薩乎裴休相公法門中龍象也沒後作于闐王于闐一小國耳當懿昭際不聞有所興闡佛法也此公未見黄蘗圭峯未談般若不妨作相作節度既見而既談之使天下歸以為龍象而柰何作相作節度富貴如故也于闐之報業報也非福報也吾丈如小屈而為經世之業更弟有所慮江陵公雖悠然尚聰明又吾丈生平服心友也一見而不能信再見而不能容况其他乎吾丈旦夕入國門所接

見無同時侶彼皆外為遜而內側目者也弟每見吾丈終日語一敘往事則皆已是而人非論人才則皆已長而人短果爾恐令之不即盡究吾丈用無異昔也弟經世一念久已灰冷獨於出世不敢便自暴棄但業障既深根器已損十二時中念及疇昔放佚過惡萬狀但有悚汗而已以弟之愚不肖而乃敢自比於波旬之半偈者誠念吾丈之愛我深也江陵身後狼狽至此雖皆有以取之然諸子盡削籍而言者齮齕未已發露醜聲聞

之海外得無傷國體乎前刻二十五圓通誠如尊示即
改正并諸刻經呈覽諸篇品不分以便讀耳然似亦不
如不分也月庭法師見問希致意大抵吾儕多生智識
只欲共登靈山不墮落而已

又

别後以五鼓發舟凡三宿而抵家則長者之妙音聲時
時在耳舟中小簡聊命筆為亭記如秀首座作偈欲呈
忍大師輙面赤汗下而沈生任之曰是無礙針水契也

遂請而書之彼且欲為胃董先容耳元馭宗伯見即問兄然以兄所詣証之彼不甚首肯異日恐非兩棒一喝所能了也手瘡痛不任筆亮之

又

山齋風雨留連夜分婁浦雲樹繾綣杯酒固我老丈不遺故人至意而中間微言依約若有垂憫巖穴之窮而欲寘之廊廟之末席者葢未幾而一二大老如宰公輩其見念當亦同之以故有留尹之命弟雖愚陋豈不知

清時之有味與聖主之賜環故人之推轂不可仰負弟生平跰跙不善修飾墮少年齒舌間幸以廢棄見寛耳豈可黽勉復出以供描寫吾丈深愛實出肺腑與其狼狽而後保全之孰若舍而置之是非之外也且庚辰初春有香火心盟非我老丈不敢以聞老丈大乘法器以能仁為妙用而弟貪辟支小果不妨並生佛世乞骸之疏唯冀從臾早覆得被褐茹蔬以終天年大賜多矣異時無可避嫌少有所得不敢不仰佐老丈廟猷茲則未

暇也春氣初煦唯為道為蒼生自愛

又

當吾丈在政府吐哺之不遑而能念存故人音塵不隔覺草莽之色殊添其偃蹇耳歲杪覩除目有南省之命初亦小疑駭既而諗為吾丈自請之葢欲處無競之地以消物情操或躍之機以善出處耳而五六少年腸肥腦滿必欲求勝以樹言路之幟此則大可恨亦大可憂也嘉靖初元彭濟物事極相類相去恰一甲子今濟物

猶自赫然而諸利齒者安在哉承已上書請告恐未即如願法堂前草深一丈矣歸而理出世之業弟雖衰尚能捧拂以從元馭閣老廿四日行矣此公殊不喜少年作伎倆將來爲承之地可以屹然宮府亦不至矛盾也

肖甫嵗杪一札云左腕小不仁計吾丈別時當已勿藥元樞闕落霸州公手不免有長孺仲升之感如何家弟頼大庇濫竽閩憲弟日拮据作老博士頭顱如雪浮榮幾何弟有可憐而已茲走一介代候起居錦停之際酧

應紛如毋煩報言為囑

弇州續稿卷一百七十四